



胡
考

上海滩



2 034 9768 9

I247.5

209



0031204

上海滩

(修订本)

胡考著 ● 花城出版社



上 海 滩

(修订本)

胡 考

•

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

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)

广 东 省 经 济 科 学 出 版 社 发 行

广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869×1163毫米 32开本 21印张 3插页 485,000字

1932年6月第1版

1986年2月第2版 1936年2月第2次印刷

印数1—16,500册

书号 10261·135 定价 3.95元

内 容 提 要

《上海滩》以白描的手法，清丽明快的语言，深刻地反映了三十年代旧上海的种种色色人物及其社会风貌。

作品主要写了三个家庭：一是颇为开通的、大学教授王汉昌的一家；一是封建世袭前清遗老彭老太爷与他庶出的次子彭良丞一家；再就是彭老太爷元配所生长子、民族资本家彭鹤龄一家，这是一个既有资本主义文明，又有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的家庭。通过这三个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和人事往来的描绘，作者以丰厚的生活积累，精当的选材和高度的艺术概括，勾勒出一幅抗日战争前夕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上海图景，同时揭示出：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及其进行的革命斗争，才是挽救中国危亡的唯一途径这一真理。

作品洋溢着浓烈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，塑造了前清遗老、官僚地主彭氏家族的形形色色人物。老太爷彭懋才，他的如夫人张氏老太太，长子彭鹤龄，长媳彭太太，庶出次子彭良丞，彭良丞的宠妻老三和儿子彭志飞，以及彭鹤龄家的男女两大帮闲万宝泉和眼镜太太，都是具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艺术形象。在语言功力和艺术造诣上，均达到了较高的水平。

三十年代的上海滩是个畸形发展的大都市。它有四百多万人口，在当时除了美国的纽约和日本的东京，它居世界第三位。它有三个地界：一个是以英租界为主的公共租界，一个是法租界，最后一个是中国地界。中国地界包围着两个租界，这是地理形势。中国地界并不意味着任何优势。

当时，全国的财富大部集中在这块小小的租借地上，以至它变成了全国的经济中心，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。于是，各地的优良物产都被吸引到这方土地上来，所谓万商云集。在上海只要有钱财，那是什么都能买得到的：绍兴的花雕，金华的火腿，云南的鸦片，良乡的栗子，山西的白煤，以至某些人物的灵魂……世界各国的优良产品，也被引进到这方土地上来：英国的毛料，法国的香水，美国的电影，苏联的文学……这些东西，只要有钱都能买到、看到、办到。

全国各地各式人等也都汇集到这块土地上来，为的是赚钱、谋生、读书、学艺、投靠亲友等等，这其间就有政客、流氓、学者、文人、艺术家、美女、骗子、逃荒者；还有帝国主义分子、各国冒险家、传教士和情报贩子等。可是另一方面却又有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。而且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本部，就设在上

海的租界上。这就造成上海是一个极端复杂的地方，这种复杂的情状又构成它是全国的文化中心。

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上海又跟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，基本上还是由各个家庭组成的。所以有人说，家庭是社会的基础，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。至于机关、商店、工厂、学校、舞场、妓院、游艺场、茶楼、酒肆、烟馆、赌台等，只是人们谋生、发财、讹诈、欺骗等的所在。人们干完了各种勾当以后，还是各各回家，回到各自的住所。除了叫化子、流浪者之外，各式人等都有自己的家或家庭。富有富的家，穷有穷的家，即使是一个单身者，也总有一个足以投宿的窝吧。而且自己的窝总是最合己意的。中国人有句老话叫做：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家里的乱草窝。

上海滩上要想谋口饭吃是很不容易的。可是上海滩上又经常有这样的人：他们向无正当职业，也没有固定的收入，也不做违法的事，既无财产又无积蓄，他们却可以年复一年地混下去。不仅如此，而且还可以养家活口，平时过得拮据些，有时还可以过得活络些。

这里我们要说到一个姓万名宝忠的人，其人就是这一路人才。他没有固定的职业，也没有任何积蓄，有时还得有点债务。他的谋生之道，主要的是依靠在若干家庭里串门子度日。为这家那家办点小事，得点好处，逢到人家有红白二事，他就张罗其间，头头是道。他的才具是既会写又会算，也会说，总之你需要什么，他大体上都能千方百计为你设法弄来，只是百事经过他的手，多少总要沾点光，沾来又令人铤而不阻，掠而无伤，让人家都能咽得下肚去。在他看来，何等样的户头，要他办何等样的事，他该得多少好处是很掂分两的。他的哲学是，不能让别人见了他就害怕，要为自己留下后路，不能把路给走绝了，要求道路

愈走愈宽广。而且在一定的情况下，他也可以不要好处，尽点义务；或者暂时尽义务，为的是长线放远鹞，以为将来留下地步。

万宝忠其人，貌似忠厚，但是一应该说的谎话，他是无有不说的。他为人谦恭，却是该下手的时候，也从不心软。他受得起侮辱，耐得住别人的讪笑。在这一点上，他的哲学是：“面皮老老，肚皮饱饱”，走到哪一家都有白食可吃。

他肚子里一无专长，却是某些社会知识又相当丰富。许多熟视无睹的现象，人们只知其然，惟独万宝忠偏又知其所以然。举例来说：上海的黄浦江上，经常停泊着英、美、法、德、意、日等国号称列强的一些军舰，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上述各国有些水兵要在租界上闲逛。这些水兵头上戴着有飘带的无沿帽，身上穿着大后领的上衣，下面是常蓝色喇叭裤。各种肤色的水兵代表着各个国家，可是他们的穿着打扮又大同小异，包括中国的水兵在内，都穿着这一套水兵服装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关于这一类问题，只有万宝忠才能给以圆满的解答。

再举一个例子，比如：上海滩上几乎家家户户都好打个麻将牌。这麻将牌究竟是哪个发明的呢？关于这件事的来头，也只有问万宝忠或者可以找到答案。

有那么一天，万宝忠三杯下肚，再加旁边有人撺掇，万宝忠先把鼻梁上那副近视镜往上一推，然后故作正经地开言了：

“呃，是这样，这是明朝的三保太监发明的……”这是他说话的风格。凡是轮到他解答这类问题，他必定要慢慢吞吞地卖足关子，必待人家一再催促，方肯和盘托出。“三保太监下南洋，大小船舰几百只，一字儿摆开直奔南洋群岛。问题是那时候的船是没有机器的，并不是说开就能开，说到就能到的。那些船都是扯风篷的帆船，碰到顺风就快些；碰到逆风那就没有日子了。就说

顺风吧，从舟山群岛出发到三宝垄，至少也要两、三个月。三保太监本人倒没有什么，他是吃素的。可是那些船上的水手，都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，你叫这些人常年坐在船舱里不吃荤腥，怎么过日子呢？三保太监就叫他们赌钱，海上的东南西北风，这是航海的人最关心的。所以麻将牌里就有东南西北风四张牌。麻将牌里的索子，就是船上的绳索——老式的帆船上最多的就是绳索。麻将牌里的筒子，就是船上装水的竹筒。船上那么多的人，每天吃用的淡水，都是用竹筒装运的。至于一万两万三万到九万，那是船上人的钱数，大家都想赚钱嘛。所以说，麻将牌是三保太监发明的。”

“那末，中发白呢？”有人提出来麻将牌里还有三张牌叫做中、发、白，又是何意呢？

这种场合，这最后一个问题，万宝忠往往不答，他总是要留一手。诚如他自己说的，要让听的人“肚肠根发痒”，以便人们可以老是欢迎他去，这也是他的一种“窍坎”。

正因为万宝忠经常事事都能答得上来，开始有人说他，“万宝忠真是万宝全书缺只角”。于是背后就有人叫他万宝全书，渐渐的竟有人当面叫他万宝全了。也正因为万宝全这一绰号并无恶意，相反的多少还带点褒意，万宝忠就将万宝全三字认了下来。先是口头加以承认，慢慢的就自称万宝全。后来日子久了，难免要笔之于书，他觉得万宝全三字如实写下来，未免不够庄重，似乎带有揶揄的色彩，他就将万宝全改写成万宝泉。从此，他的原名万宝忠三字就湮而不彰，连他自己的卡片上印的，也是万宝泉三个大字了。

前面说过，万宝泉是靠一些家庭为生的，为此若干家庭在他的心目中，就变成了他的户头。这里就会有大户、小户之分，也

会有老户、新户之别。其中有几个大户是他的基本户，酱园弄彭公馆就是一户。

彭公馆分老宅和新宅两处。所谓老宅，指的是彭老太爷懋才居住的所在，他老人家偕如夫人张氏老太太，并张氏所出次子彭良丞房下的儿孙辈，住一所四间两厢房的大宅，上上下下加上丫头、妈子、奶妈、大姐，以及一些穷亲戚，也有二、三十口之众。这在上海这样的地方，可算得是大家庭了。但这只是彭公馆的一部分——老宅。

彭老太爷的原配孙氏夫人已故，其所出长子彭鹤龄一房，另住愚园路一所自建的花园洋房。这是彭鹤龄打从老宅搬出去以后，三迁定居的所在，现下通称彭府新宅。

当初，彭鹤龄的生母孙氏夫人，在彭鹤龄十多岁的时候就去世了。虽则彭公馆向来是姨太太当家的，作为晚娘，张氏夫人对彭良丞难免有所偏心。等到两房媳妇进门以后，长子彭鹤龄跟庶出次子彭良丞之间，隔阂日深，分居以后更是日见疏远。如今只有下一辈的子侄，逢年过节，或是老太爷的寿诞等情，两宅还有些来往。彭鹤龄和彭良丞昆仲之间，简直是冤家似的了。不过这件事，主要的要怪彭良丞。此人信是娘肚子里带来的一股子莫名其妙的傲气吧，谁都不在他的眼里。偏是长兄彭鹤龄在事业上愈来愈得法，尤其是搬进了自建的住宅以后，彭良丞参加了一次乔迁之喜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为了何事得罪了他，他们二人就老死不相往来了。

“哼，”彭良丞只要一提到他那发了大财的长兄，就先从鼻腔里出气，“你是老大，我是老二，不错，你比我大两岁，我比你晚出世两年。但是我吃的是爷娘的饭，我没有吃过你阿兄的饭。我们没有分过家，你赚了钞票不朝家里搬，倒另立门户，那末蛮好。

你发你的财，我过我的穷日脚。我们桥归桥，路归路，河水不犯井水。你想要我去仰你的鼻息，对不起。我彭良丞还没有落魄到这一日，我还没有这种需要！”

这一席话是彭良丞在自己的卧房里，跟他老婆老三说的。

彭良丞主要的牢骚在于他一生不曾挣过分文钱，是个出名的大少爷。在这一点上，他大概是听到过彭鹤龄那方面的议论的。可是他仗着有父母在上面护着，再说，老宅有的是家产，自分吃着不尽，他何必要买别人的账呢！如今，他虽不能象当年在四马路青莲阁茶楼里那样，一掷千金，威镇一方，可毕竟还是衣食丰裕，无需求人。

“笑话，我怕啥人！”彭良丞把大拇指一翘，“我吃用白相，都是我娘的钞票，我娘带过来的嫁妆就有十几万，我用的是张家的钱，我并没有用过祖宗的钱！”

他的这些话，都是准对着老大彭鹤龄这个目标说的。对于老大他是念念不忘的。

其实，他只要肯在老太太面前下些功夫，多要几分钱放进自己的口袋里摸摸，是完全办得到的。无奈他的为人，就连对生身父母，有时也要表示倔强，不肯轻易低头。

“我们的老太，算算我是她亲生的儿子。在老太爷名下我是老二，在你老太名下，我总是你的独子吧！喔，你彭公馆老宅的家当不让我用，还有其一说，你张氏老太带来的嫁妆，也不让我用一点？——你现在眼睛里只有一个孙子。但是，你的孙子总还是我的儿子吧！没有我这个儿子，哪来你的孙子。——喔，你的那点老本，非要全部接交孙子不可，我连蟹脚都不能掰一点吃吃？”

彭良丞这些牢骚也是躲在房里跟老三发的。

那老三不免劝他道：

“你只晓得嘴硬。你想要老太的钞票，你总也该尽点做儿子的孝心。她是你的亲娘，又不是你的晚娘。你在亲娘面前都头硬脑硬，说得过去么！——你就算是钓鱼吧，也要用点钓饵。你要你娘的钞票，你就只想白要？今年过年手里这么紧，你不会动动脑筋，买点啥去孝敬孝敬我们的老太。老话，千穿万穿马屁不穿。你去拍她的马屁，还怕她不多给你几文摸摸？”

现下的问题是阴历年关在望。今年年关，彭良丞的账目较往年为多，倘若不能事先料理，拖到大年三十夜，那些要账的人打着灯笼闯进老宅来，让老太爷知道了，也有些麻烦。尤其是他自己的颜面上，让那些下人看了也不光彩。

彭府老宅，偌大的门户，到了年关会有些人来要账，这是理所当然的事。大户人家嘛，日常吃用的东西，随时购买，一应重头的购置，诸如：木器、衣料、皮货、金银首饰等件，都是送上门来，在专用的折子上记账赊购的。此外还有些零星的账目，那是买卖家为了多做生意，有意巴结大户，一味放账欠下的。凡此账目，不论大小，到了阴历年关，都要清算付现，这是中国人的老规矩，没有什么说的。好在彭公馆有的是钱，这些事到时候自有万宝泉前来帮助料理，无需发愁。

这倒也是老例，自从彭鹤龄一家搬出老宅以后，老太爷为了节省开支，一直未请账席。反正必要时总有万宝泉可以差用。万宝泉的祖父，原是彭老太爷上一代的管家，况且万宝泉能写善算，应付那班要账的人，既仔细又能说会道。因而每逢过年过节，万宝泉总要到老宅一连来上几天，每晚吃一餐晚饭才走。

彭良丞的欠账主要的是借款，有的还是重利借贷，这是必需归还人家的。至于一些小账头，诸如，少数的吃食、缝工等，他

只要跟万宝泉咬咬耳朵，再把万宝泉骂上几句，叫万宝泉在老太爷面前，蒙混过去也是常有的事。不过这样的举动也得谨慎。因为老宅耳目众多，张培德、张培根等人住在楼下后厢房，这是穷亲戚之族，得福、得寿、得喜三个丫头，是分别侍候老太爷、老太太、大少爷彭志飞的，她们是上述三位主子的耳目。而且经常在大厨房走动，再加娘姨、奶妈、大姐等人，也经常要在大厨房里做事，一应从后门出入的人，全在她们的眼里，大小事要想瞒过这批人是不容易的。而且人多，嘴杂、口臭，无事生非。

阴历十二月下旬的一个黄昏，万宝泉手里拎着方方正正的一包东西，打后门进来。他刚一进门，劈头就让张培根给堵住了。这也是常事，培根、培德看见万宝泉，无有不开玩笑的。今天，万宝泉大有手里的东西怕人盘问的意思，这就引起了培根的好奇心，他非要追查它的底细不可。

灶屁间里一屋子的人，见万宝泉进门大家就高兴，因为万宝泉是一个谁都能跟他开玩笑的脚色。如今大家见培根把他缠住，这就引得众人大笑起来。

这里万宝泉一面直躲，一面嘴里就求饶：

“爷叔，我叫你爷叔你总该饶了我吧！没有什么可看的，看不出什么名堂来的。”

按平时的惯例，万宝泉经常拿到彭府老宅来的东西，是古董、字画之类，比如：一只万历年代的花瓶，一对明坑的鸡血石，一只带眼的端砚；或者一轴董其昌的字，一幅王麓台的山水……这些都是送给老太爷过目，万一老太爷喜欢就留下，万宝泉就会有些好处。不过这类事，如今愈来愈少了，老太爷年事高了，这些方面的兴趣也低了。相反，有时也会有那样的情况，老太爷玩腻了的东西，叫万宝泉拿出来卖掉，这对万宝泉来说，也

有好处，而且有时好处更多些。

万宝泉拿这类东西进门，凑巧碰上培根、培德，如果他们坚要一观，万宝泉少不得拿出来让他们也看看。今天遇到的也是这种情况，培根定要一看万宝泉手里拿着的东西。

“是麻皮叫我拿来的，不是拿到客堂楼去的。”万宝泉压着嗓子跟培根说话。他嘴里的麻皮是彭良丞的绰号。因彭良丞脸上有几颗细白麻子，于是亲朋好友，家下人等，甚至彭良丞的儿子，背后都称他为麻皮。万宝泉嘴里的客堂楼，指的是彭老太爷的卧房。

“麻皮，麻皮怎么啦，我见麻皮怕么！”培根表示不服。

这时，老太爷的丫头得福，正在大厨房里为彭老太爷做一碗烂糊面。她见培根在跟万宝泉纠缠，就遮着嘴巴笑得格格地，一面帮万宝泉说话，要万宝泉不要向培根屈服：

“宝泉老爷，你不要给他看。天底下再没有比培根坏的人了。我恨不得咬他几口呢！”

培根一面抓着万宝泉，一面转过脸来瞪着眼睛对得福道：

“好，得福，我认得你。你不跟我好倒跟宝泉好起来了。我有啥对不起你的地方？我又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，你倒要咬我一口。等一歇我送给你咬，你要是不咬的话，当心我香你的面孔！”

得福恨得什么似的，擎着手里那双长竹筷，只少要打培根。那培根一面表示求饶，一面还满嘴里不干不净的，说是得福若能帮他说说话，他将来定给得福找一门好亲事。这一下倒把个得福的势头缩了回去。一时大厨房里的人都笑得前仰后合了。

最后，万宝泉跟培根咬了一下耳朵，培根这才饶了他。

“既然如此，那就这样，先弄支好香烟来啖啖！”培根一把抓住万宝泉的胸襟，要搜他的身。

万宝泉无奈，只得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来，敬了培根一支香

烟。正在这时，培根的哥哥张培德也从后厢房钻了出来，他也要好香烟抽。适逢彭良丞从东厢房赶到，将万宝泉拽走，这才结束了这一场取闹。

“是最好的？”彭良丞问万宝泉。

“当然是最好的。”万宝泉答。

“发票呢？”彭良丞问万宝泉要发票。

万宝泉表示诧异，冷笑道：

“年下岁边做除账，你倒还想要发票。天底下有这种交易么。我是答应他们年前一定将款子送去的。”

“当然，”彭良丞说着就将纸包打开，他跟老三两人看起货色来。固然是锦盒玻璃面装潢的一盒上好银耳，比老太太平时服用的要白净得多，而且每只银耳的大小几乎一般无二。另外是一盒吉林人参，也是锦盒玻璃面装潢的格式。两支人参，活象一对小人并躺在红缎子上，参须修长，一根根交待得一清二楚，令人见了可喜可羡。彭良丞对着万宝泉翘了一个大拇指，然后问万宝泉道：

“几钹？”

万宝泉且不答话，只做了个六的手势。彭良丞明知这里边万宝泉定有花头，只因自己一时拿不出现款来，也只得将毒药一口吞下。他一面恨的骂万宝泉道：

“总是要我派你一点用场，你就翘尾巴。我始终认得你这个贼的！”

彭良丞叫老三通过得寿去摸一下老太太的情绪，更为重要的是要得福打探彭志飞什么时候不在家。因为他去拍老太太的马屁，必定是打老太太的主意。这样的事须得瞒住他儿子彭志飞才

是。彭志飞不但对他这个老子不敬，有时甚至可以当面冲撞他，尤其是当着老太太的面给以难堪。再说这一类溜须拍马的用意更是逃不出彭志飞的判断，倘若彭志飞要在老太太面前“戳壁脚”，事情就会难办得多。因为孙子自来是老太太心头唯一的一块肉。

晚上九点多钟，老三回进房里来向彭良丞努嘴，示意叫他上楼去。于是他就拎着两盒东西，悄声来到楼上东厢房。彭老太太盘膝坐在一张红木雕花大床上，腿上盖着一件旧青狐须的皮统子，手里捧着一只紫铜手炉，当面放着一只打璜表——这是老太太看时间用的。得寿正给老太太桌上的香炉里添上一炷线香，她已知少老爷来此有事，当即就回避了。

老太太闭着眼睛，听见脚步声，微微斜了一眼，见是彭良丞，又把眼睛闭上，一面冷笑道：

“我当是啥人闯到我这里来了，倒吓了我一跳，原来是少老爷来哉。你倒还想得着我这个老太婆的。”

少老爷听了这句话先就生气，心里想：我做儿子的来了，你不说一句好听的话，倒把眼睛闭上了。要是孙子到来，只怕你就眯花眼笑，弄得不好连下巴都会脱落。可是今天，他只得赔笑说话：

“唏唏，笑话，我做儿子的来看看你娘，难道不可以，不瞒你说，不是我做儿子的不时常来孝敬你，倒是怕你做娘的怕烦，不敢时常来惹厌你。今朝是因为有一个好朋友给我送了一点补品来。我想你年纪大，还是孝敬你吧。我本来想分一半给老头子的，后来一想，他横竖有一个大儿子会给他送来的，我这点东西也不在他眼里，所以就拿到你这里来了。”

老太太听说有礼品，倒将眼睛睁开来了。彭良丞忙将纸包打开，让老太太观赏。果真老太太一看了，而且面带喜色。彭良

丞未夸那盒人参如何好，倒是竭力称赞那盒白木耳。说是，白木耳白木耳，这才是真正的白木耳。普通白木耳，其实只能叫做黄木耳。

老太太用手指拨弄了一下白木耳，未加可否，却打了个哈哈说道：

“这样说起来，你不过是顺水人情，你自己一个铜板都没有出罗。”

“唏，”彭良丞做了个不能同意的表情说道，“什么叫顺水人情？人情人情，老话来而不往非礼也。喔，人家送我东西，难道我不要送人家的？你倒说得轻巧。我自己不吃，拿来孝敬老娘亲，难道这件事我又做错了？”

老太太哈哈地笑道：

“你的好朋友？你有啥个好朋友。你不过是几个狗肉朋友。我拆穿你的西洋镜，你是年关将近，想到我这里来叨光点银子，哈，这还想瞒得过我。你是平时不念经，急来抱佛脚。好吧，看在这两盒东西面上，今年年关我给你五百只老洋，比旧年多一百。你要再想多要一只铜板，勿是生意经！”

彭老太太是前清道光手里的人物。她当令的时候，人们还是用戥子称银子计算出入的。现在已是民国世界，银子早已改成了七钱二分重的银元和代表银元的钞票了。可是老太太一贯沿用下来的习惯，总是改不掉，仍把银钱统称为银子，就象万宝泉在她眼里仍是万宝忠，说什么也改不过这个口来。

“五百块？”这个数目未能满足彭良丞的要求，“五百块洋钿叫我怎么过得落这个年呢！今年的情形不同往年，今年是老八嫁人，阿十妹从乡下接出来。你倒替我算算看，五百只洋叫我打发了什么好。——过一个年，小辈面前分分压岁钱、拜年钱就要去掉多

少？年下岁边，总要白相白相牌九、掷两把骰子吧，总要有几分赌本吧！你叫我这个少老爷，新年里两袋空空，最后丢的是啥人家的脸？还不是彭公馆老宅的脸。新宅、老宅，人家会有一个比较，你总不能把所有的面子都叫新宅里的彭大老爷一个人占了去吧……”

彭老太太不乐道：

“彭大老爷会发财，你怎么不会发财呢！你一生一世年纪活到半百，你怎么总也不会到外头去搬点银子回来，孝敬孝敬爷娘。人家老大，汽车洋房，你要有这么一日也好让我威风威风，你怎么总归只会伸手呢！你倒替我算算看，一年工夫要多少银子来调教你这位少老爷？你跟老三的吃用，都是在总家里开销的，每个月还要给你一百廿块的零用，这一年就是一千多。平时还要零敲碎打，过年过节还要来整笔的。你以为我们彭家是皇亲国戚，吃皇帝老子的俸禄的，永生永世都是吃着不尽的？你小的时候在外头打相打，把人家打伤了，家里拿银子出去给人家养伤；长得象个人样了要穿的，要赌本，要嫖堂子……败家的事，你样样都占全了，哪一样没有你的份。你现在年纪活到半百，多的赚不来，哪怕少的也赚一点回来香香我的手……”

彭良丞在屋子里踱过来踱过去的，发气道：

“你不要把人看死。朱买臣五十岁始发迹，我彭良丞就注定不会出山？现在运道不来有啥办法。运道不来，天王老子也没有办法！你倒到外头去打听打听：上海滩上哪一个人是凭本事发财的？我们老大有哪一点本事比我大呢？他还是写得比我好，还是算得比我好，会写会算的外国留学生，也只能赚两百块钱一个月的好工钱。要想发财，对不起，老话时来运来推不开，我彭良丞时不来，运不来，你要我双脚跪在财神菩萨面前，也是发不了财